

普通话助词“了”在梅州客家话中的 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

黄映琼, 温昌衍

(嘉应学院 文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文章考察了普通话助词“了”在梅州客家话的对应形式。从表面看, 梅州客家话中相当于普通话“了 1”和“了 2”的词有合一型、二分型和混杂型三种类型。文章在详细描写这三种类型的基础上, 结合近代汉语及闽西赣南客家话材料, 认为客家话早期层次的相当于“了 1”和“了 2”的是表实现、完成的助词“来”(句中)和“去”(句末)。梅州客家话中“来”保留下来了, 其读音在语法化过程中已经弱化, 个别地方还增加了同义的来自官话的“了 1”; “去”在有的地方保留, 有的地方则被“来”替代或被“来”与句末的合音词替代, 有的地方还增加了来自官话的同义的“了 2”。

关键词: 助词“了”; 梅州客家话; 助词“来”“去”; 合音

中图分类号: H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2-0093-08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 Mandarin Auxiliary Word “LE” in Meizhou Hakka Dialects and Related Issues

HUANG Yingqiong, WEN Chang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 mandarin auxiliary word “LE” in Meizhou hakka dialects.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LE1(了 1)” and “LE2(了 2)”,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ne-form type, two-form type and mixed type. Based o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type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hakka dialect in we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Jiangxi, the paper argues that “LE1(了 1)” and “LE2(了 2)” of the early hakka dialect are functional words “LAI(来)” and “QU(去)” expressing realiz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Then “LAI(来)” as “LE1(了 1)” are retained in the Meizhou Hakka, its pronunciation are weakened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 individual place also increases synonymous “LE1(了 1)” from Mandarin. “QU(去)” are retained in some places, but in some places it is replaced by “LAI(来)” or “LAI(来)” and the sound-mixing words at the end of sentence, and some places increase synonymous “LE2(了 2)” from Mandarin.

Key words: auxiliary word “LE”; Meizhou Hakka dialect; auxiliary words “LAI(来)” and “QU

收稿日期: 2016-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岸客家话比较研究”(编号: 13BYY0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粤东北地区客家文化研究”(编号: 12AZD076)

作者简介: 黄映琼(1977-), 女, 广东梅县人, 文学硕士, 嘉应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客家方言研究。

温昌衍(1970-), 男, 江西石城人, 文学硕士, 嘉应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和客家方言研究。

(去)”; sound – mixing

学界一般认为,普通话助词“了”依其句法结构和语法功能的差异分为“了1”和“了2”两个:“了1”用在动词、形容词后,主要表示动作、性状的实现、完成;“了2”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有成句作用。^{[1] (p351)}当“了”位于句末谓词后时,太田辰夫认为可能是“了1”、“了1+2”或“了2”。^{[2] (p350)}朱德熙认为可能是“了2”或“了1+2”。^{[3] (p209)}事实上,方言中相当于“了1”和“了2”的助词表现比较复杂,下面以梅州客家话为例做出解释说明。

一、梅州客家话中对应普通话助词“了”的表现形式

梅州客家话中对应“了”的助词表现比较复杂(本文讨论完全虚化了的助词。一些未完全虚化的助词,功能也与“了1”相近的如“撇、核[hət5]/[et5]、却”等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它们还可作补语,介于结果补语与完成体标记之间)。从表现看,梅州客家话中相当于普通话“了1”“了2”的词(为便于比较和称述,以下将前者统称为“了1(方)”,将后者统称为“了2(方)”)有三种类型:合一型、二分型和混杂型。下面所举例句凡未标明出处的,均为笔者调查所得。写不出本字的用同音字代替。注音用国际音标,声调标调类,1~8代表阴平~阳入,0指轻声。如无特别说明,所记音为城关音。(发音人情况详见文末附录)。

(一) 合一型^①

“合一型”指的是“了1(方)”“了2(方)”相同,该类型的方言点有:梅县、蕉岭、平远。梅县、蕉岭为“欸”[e2]^②;大埔、平远为“嘞”[le2],句中、句末可同现,如:

- (1) 梅县: 佢食欸饭欸。(我吃了饭了。)
- (2) 蕉岭: 老欸正来学就忒迟欸。(老了再来学就太迟了。)
- (3) 平远: 佢食嘞饭就去做事嘞。(他吃了饭就去干活了。)
- (4) 大埔: 佢叫嘞一下嘞嘞。(他哭了一个下午了。)

(二) 二分型

“二分型”指的是“了1(方)”“了2(方)”不同。该类型的方言点有:五华、兴宁。

五华方言中,“了1(方)”是“哩”[li0],“了2(方)”是“嘹”[liau2]、“噢”[au0]。^③“嘹”见于老派,新派少用,新派多用“噢”(“嘹”语音弱化后形成的,详见下文分析),以下写“噢”。

- (5) 早先落哩水。(刚才下了雨。)
- (6) 昨晡日五华发哩大水。(昨天五华发了大水。)
- (7) 佢去广州住哩半只月噢。(我去广州住了半个月了。)
- (8) 十二点噢,你爱走噢无?(十二点了,你要走了吗?)
- (9) 袜哩洗伶俐哩无?——洗伶俐哩(噢)。(袜子洗干净了没有?——洗干净了。)
- (10) 你食哩饭盲?——食哩(噢)。(你吃了饭没有?——吃了。)
- (11) (好)食噢。(可以吃了。)(用于叫人吃饭。)

五华方言的“哩”出现在动词、形容词或动补结构后,不能出现在动宾或名词后,也不能表示“即将出现变化”,“嘹/噢”则可以。在肯定事态的实现时,句末谓词的“哩”后常加上语气词“噢”,如(9)

① 指“了1(方)”“了2(方)”两者同语音,同词形(不是指语义或语法功能相同),即与普通话“了1”“了2”的表现相同。如果怕出现误解,也可以将“合一型”的说法改为“同形型”说法。

② [e2]的实际音值是[e21]。梅县、蕉岭、大埔、平远等地没有典型的轻声,这些虚词都是在原有调值的基础上读得比较短,调值比较固定,还是能比较明显地归为阳平调。

③ “哩”[li0]、“噢”[au0]均会受前面音节末尾音素的影响发生连读音变,如前面音节的末尾音素是ŋ/n/t/i时,会分别读作[ŋi]/[ni]/[ti]和[ŋau]/[nau]/[tau]/[iau];调值也会随前字的调值发生变化,因此记为轻声。

(10)。句末是“哩”时,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句末是“哩噢”时,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2”。

兴宁方言中,“了1(方)”是“哩[li2]”^①，“了2(方)”是“嘹”(音[liau2],有时也读作[liΛ2],详见下文分析)。

(12) 佢声哩佢知。(我告诉了他。)

(13) 佢屋下分大水打走哩/嘹。(他家给大水冲走了。)

(14) 天晴哩,好去晒衫嘹。(天晴了,可以去晒衣服了。)

(15) 花出哩两朵嘹。(花开了两朵了。)

(16) 你食哩饭盲?——食哩(嘹)。(你吃了饭没有?——吃了。)

(17) (好)食嘹。(可以吃了。)(用于叫人吃饭。)

与五华方言相同,兴宁方言的“哩”也不能出现在动宾或名词后,不能表示“即将出现变化”,“嘹”则可以。句末为动补结构时,“哩”与“嘹”可互相替换(如(13)例)。在肯定事态的实现时,句末谓词的“哩”后常加上“嘹”(如(16)例)。句末是“哩”时,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句末是“哩嘹”时,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了2”(普通话已经融合在一起)。

(三) 混杂型

丰顺方言的“了1(方)”有“了1”、“哩1”[li2]/[li0],“了2(方)”有“了2”、“哩2”[li2]/[li0]、“去”[khə0]^②。如:

(18) 到哩学校正想倒萌带书袋。(到了学校才想起没带书包。)

(19) 你声佢知哩?(你告诉他了?)

(20) 佢去过广州哩。(我去过广州了。)

(21) 佢睡去。(他睡了。)

(22) 冇水落,禾全部消得去。(没有雨,禾苗全都死了。)

(23) 就爱晴去。(就要晴了。)^{[4] (p100-125)}

丰顺方言的“哩”出现的句法位置跟五华方言、兴宁方言最大的不同是能出现在句末的动宾后,肯定事态的实现,也不能用于表示将然,“哩2”和“了2”的语法意义有别,前者是“曾经实现”,后者是“已经实现”。“去”与“了2”的语法意义相当,可表“情况的变化”,也可用于表示将然,它们的区别是语义上“[-预期]”和“[+预期]”的不同。

为方便比较,我们将梅州客家话中的“了1(方)”和“了2(方)”按前面的分类标准列表如下:

类型	助词		了1(方)	了2(方)
	地点			
合一型	梅县、蕉岭		欸1[e2]	欸2[e2]
	大埔、平远		嘞1[le2]	嘞2[le2]
二分型	五华		哩1[li0]	嘹[liau2]/噢[au0]
	兴宁		哩1[li2]	嘹[liau2]
混合型	丰顺	哩1[li2]/[li0]	哩2[li2]/[li0]、去[khə0] 了1[liau3]/[liau0]	了2[liau3]/[li0]
		了1[liau3]/[liau0]		

由上述可知,梅州方言中,除了丰顺有与普通话同源的助词“了”外,其他地方的相当于“了”的助词最起码在共时平面上看不出与“了”有源流关系(“了”的本调是上声调3,以上只有丰顺方言中的“了1”、“了2”符合这个声调上的对应,而其余地方的声调都是阳平调或者轻声(弱化调),从下文的论述

① 兴宁方言阳平的实际调值是22。

② 原文中相当于“了1”的还有个“得”,“得”的来源清楚,还可作补语;助词“了1”“了2”与普通话同源,不再讨论,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哩”“去”。

看,助词“来”的阳平调 2 与此吻合)。

从读音看,梅州六县一市(梅江区的方言与梅县方言一致,可合二为一)客家话中相当于“了”的助词有“e2、le2、li2、li0”等多种形式,这些具有相同语法意义和功能的虚词是来源相同但语音发生了变化的词,还是来源不同的词?如果来源相同,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如果来源不同,它们分别又是什么?此外,“了 1(方)”“了 2(方)”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若只从梅州客家话内部看,不能获得非常明确的答案,但结合近代汉语和闽西、赣南客家话(该两地客家话是梅州客家话的源头,代表了早期的客家话)分析,我们可以获得非常明确的答案。

二、从比较看梅州客家话“了 1(方)”和“了 2(方)”的来源及关系

(一) 早期客家话“了 1(方)”是“来”,“了 2(方)”是“去”

结合近代汉语^①及周边闽西、赣南客家话的情况^②可知,早期客家话这两个助词,句中的“了 1(方)”是“来”,表示动作的实现、完成;句末的“了 2(方)”是“去”,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这种用法在宁化、瑞金和宁都方言保留得比较完整。

宁化方言的例子如:

- (24) 你要做来作业正敢去嬉。(你要做完作业才能去玩。)
- (25) 信抵写来。(信都写好了。)
- (26) 佢去掉一个多月去,到即下还盲转。(他去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 (27) 头毛就快白掉去。(头发就快变白了。)^{[5] (p103-131)}

宁化方言的“来”作动词读为“lei2”,作助词时读为入声“lei278”;“去”作动词时读为“khə56”,作助词时读为入声“khə278”。这是语音的弱化(促化),是语法虚化的伴随现象。

瑞金方言的例子如:

- (28) 去年爸爸去来北京。(去年爸爸去了北京。)
- (29) 肉炖烂来。(肉炖烂了。)
- (30) 落雨去。(下雨了。)
- (31) 渠快死去,你快点去救!(他快死了,你快去救他!)
- (32) 讨老婆的人去,还底般唔懂事!(娶媳妇的人了,还这么不懂事!)^{[6] (p34-36)}

瑞金方言的“来”作动词读为“lue2”,作助词读为“li1”;“去”作动词读作“ɕiu5”,作助词读为“ɕiu1”,这是因为瑞金方言大部分轻声读如阴平,如“到(倒) [tɔ1]”^{[6] (p34-36)}。

宁都方言的例子如:

- (33) 偈食呃昼饭。(我吃了午饭。)
- (34) 鸟子飞走呃。(鸟儿飞走了。)
- (35) 渠去(音 f ie 阴去)看电影去(音 f ie 阴平)。(他去看电影了。)
- (36) 叔叔来去。(叔叔快来了。)^[7]

宁都方言的动词“来”读为“lei2”,助词“呃”读为“ei0”,后者来自“来”(语音上已经弱化);^[8]动词“去”读阴去的“f ie”,助词“去”读阴平的“f ie”(参看(35)例)。

① “来”用作表示完成的助词,中晚唐时已相当普遍。如“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朝野金载》卷二),参见江蓝生《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5期)、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去”用于句末,主要是指明事物或状态已经或将要发生某种变化,“去”的这种用法在晚唐五代的禅宗语录中广泛使用,并一直持续到宋代,元以后渐趋消亡。参见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今天的赣南客家话和闽西客家话,大概在第二次迁徙时期已基本形成,即唐末时期,这一时期也与近代汉语中“来”“去”在口语中的广泛使用相符合的,而助词“了”在此期间的主要用法还是动词,宋以后才完成了向助词的转变。

② 据梅州客家人的族谱记载,其大部分来自福建宁化石壁,闽西、赣南客家话是梅州客家话最直接的源头。

南康方言、石城龙岗方言均保留着句中助词“来”的用法(但南康话现在更多是使用“了”)。^{[9] [p44] [10] [p58]} 例如:

(37) 渠食来饭。(他吃了饭。)(石城龙岗)

(38) 佢惘来一下,还是决定唔去。(我想了一会,还是决定不去。)(石城龙岗)

(39) 大来要做个老师。(长大了,我要当个老师。)(南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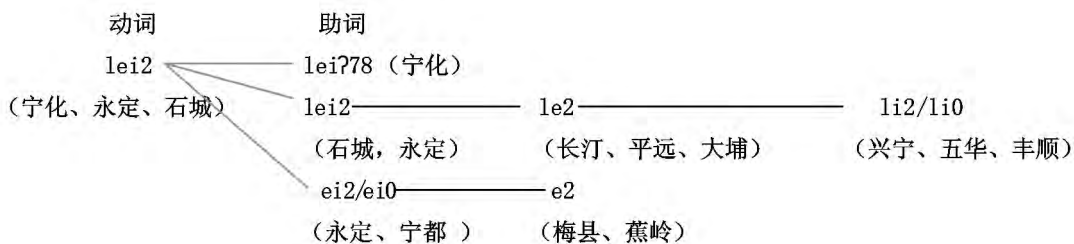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闽西、赣南客家地区还存在着早期客家话助词“来”“去”的用法(梅州仅丰顺保留了句末“去”的用法)。而且,各地的“来”均只能出现在谓词后,不能出现在宾语或名词后,也不能表示事态将要出现变化(“去”则可以)。“来”的这种用法与梅州五华、兴宁方言的“哩1”的用法是一致的。丰顺方言的“哩1”用法出现了一些扩大,可出现在句末动宾后。

(二) 梅州客家话的“了1(方)”是表“实现”的助词“来”在语法化过程中语音不断弱化后形成的,其源头就是“来”

梅州各地客家话中的“了1(方)”,其读音是“le2、e2、li2、li0”,其中的源头是“le2”(往后发展失去声母“l”,变成“e2”;或者弱化韵母“e”,变成“li2”,“li2”声调弱化,则变为“li0”)。这个“le2”目前学界未明语源,但从音义看,我们可以看出也是来自古代汉语中的助词“来”(意义上吻合,声母吻合,声调吻合,韵母则已经弱化)。特别是上文已经论述“来”在闽西赣南的客家话中普遍存在,说明它是客家话早期的助词。随着客家人从闽西赣南迁徙到梅州,这个词也被带到了梅州。

需要说明的是,梅州客家话的“了1(方)”,语音上似乎有点杂乱,为 le2、e2、li2、li0,但规律还是比较整齐的:声母同为“l”声母或零声母,声调均为阳平或轻声。这种现象其实也见于周边客家话,如:永定方言的“了(方)”助词是“欸[ei2]”也作“嘞[lei2]”^①,^{[11] [p270-274]}长汀方言的“了1(方)”是“黎[le2]”^[12]。这些具有相同功能的助词,出现这种语音联系绝不是巧合的。

还需指出的是,“来”作为实义动词,在宁化、永定、石城方言中读为 lei2;作为助词时,石城方言仍读为 lei2,^{[10] [p58]}永定方言读为 lei2 或 ei2,宁化方言语音出现促化,读为 lei278。这一助词在其他地区(包括梅州地区),语音进一步变化,出现两种趋势:一种是韵母弱化,读为 le2、li2/li0;另一种是声母脱落,读为 ei2/ei0、e2。即伴随着语法化的过程,助词“来”的语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或脱落,其发展演变过程应该如下图所示^②:



可以看出,梅州客家话的“了1(方)”的读音“le2、e2、li2、li0”,是表“实现”的助词“来”在语法化中语音弱化的不同表现。

(三) 梅州客家话“了2(方)”有不同的来源和层次

梅州客家话的“了1(方)”助词来源是“来”,那么“了2(方)”助词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呢?为简洁起见,我们列图表示(见下页)。

根据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可知,完整体是汉语毫无疑义的显赫范畴,其中又以体标记“了1”为

① 永定方言的“欸”不出现在句中谓词后,只能出现在句末,有两读 [ei24]/[lei24] (阳平) 或 [ei21]/[lei21] (阳上去),读为阳上去时,与作为“子”尾的“欸”同音,实则是轻音的读法。

② 实词虚化(语法化)结果常常伴随语音弱化结果(例如普通话中助词“了”、“着”由实词虚化而来即语法化而来,其语音明显弱化),但弱化的具体过程很难有明确的记载。就客家话助词“来”来说,我们可以将不同地方的不同语音(共时差异)排列在一起,结合音理分析,从中看出其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发展变化过程。当然,这种推断有一定的猜测性、主观性。

	了 1 (方)	了 2 (方)
合一型 : (大埔、平远、梅县、蕉岭)	来 1 [le2]/[e2]	来 2
混杂型 : (丰顺)	来 1 [li0]/了 1	来 2/了 2/去
二分型 : { 五华	来 1 [li0]	来 1 噢/噢
兴宁	来 1 [li2]	噤

主,在京味作品的对话语体和叙述语体中“了 1”的出现频率是“了 2”的 6 倍。^[13]同理,在客家话中,“了 1(方)”助词的出现的频率也应比“了 2(方)”高,其内部的一致性也比较强,有同一来源,并固守着这一来源不断发展,不易被其他词冲击或替换。“来”由趋向动词——趋向补语——表完成实现的助词,^{[14] (p531-543)}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语音自然也就变化大。而“了 2(方)”助词,由于其出现的频率比“了 1(方)”低,而且又是在“了 1(方)”助词的基础上经过句法位置的转移才得以形成,再加上处于句末,受外在的影响比较大,其内部的一致性相对就弱,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而被替换。从上表也可知,“了 2(方)”助词不似“了 1(方)”助词那样纯粹整齐,体现了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聚合。具体表现如下:

合一型的类型中,“来 2”由句中的“来 1”发展而来,经历了由句中到句末的句法位置转变,这与普通话助词“了”的发展轨迹一致。此类型可看作是“来 2”的发展挤掉了早期的助词“去”。

混杂型是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句末助词并存,“来 2”初步形成(能出现在动宾后),体现了跟合一型相类似的发展方向,但早期“去”的残留和后期官话“了 1”“了 2”的进入(来自官话的“了”只见于丰顺方言,可能与方言接触有关系,因为与丰顺相邻的潮汕方言普遍有“了”(在本音之外有弱化音^①),限制了“来 1”向“来 2”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混杂型“来 2”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不能像合一型的“来 2”那样充分自由发展。

二分型则表现得相对复杂。上面已提到,五华、兴宁方言的“哩”只能出现在句中或句末的谓词后^②,“哩”在句中句末不能同现,可见其功能还是比较单一的表“实现”的体标记(体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1”。

五华方言的“了 2(方)”是助词“噤 [liau2]”、“噢 [au0]”,“噢”是“噤”音变后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朱炳玉也说到,五华(华城)的“噤 [liau2]”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2”,连读时,声母和介音自然失落,读为“au”,如:

(40) 佢会来噤 [au0]。(他要来了。)

(41) 我知佢个意思噤 [au0]。(我懂他的意思了。)^{[15] (p33)}

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是读音弱化所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调查过方言学硕士、五华人温冰女士,得到了她的肯定;我们也请教过《五华客家话研究》的作者朱炳玉先生,也得到了他的肯定。他们明确指出,在“佢确实系早就来哩个噤”(他确实早就来了)中,“噤”可以读本音,也可以读“弱化音”,后者是连读中出现的。^③

而“噤”是早期体标记“哩”(“了 2(方)”)和早期的有“au”音的语气词因为常共同出现在句末而产生合音而形成的(这一点有旁证。据项梦冰,连城方言的“了 2(方)”有两个,即 ə5 和 e5,两者的用法差不多,只是 e5 是已然体标记 ə5 和语气词 ie6 的合音形式。^{[16] (p202)}可见,句末体标记跟语气词是可以

① 如汕头的“了 [liau]/[au]/[ou]”、揭阳的“了 [liao]/[au]”,参见施其生《闽南方言表实现体貌的“了”》(《语言科学》2014 年第 5 期)。丰顺方言(从行政隶属看,历史上丰顺属于潮州府,直到清代才置于嘉应州即今梅州内)的有些“了”用于祈使句末,语音常常弱化为“噢 [au52]/[au21]”(阳上去或轻声),如: 你食饭噢! (大家吃饭了!)/睡目噢! (睡觉了!) 参见黄婷婷《丰顺(三汤)客家方言助词研究》(中山大学中文系 2009 年博士论文)。

② “哩”不能出现在动宾或名词后,很可能与这两地的名词词尾也读为 [li] 有关(五华的是 [li0],兴宁的是 [li3]),这是语言内部系统协调的结果,而体标记“哩”不出现在动宾或名词后,也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③ 对他们的帮助笔者谨此致谢!

融合的。武平方言的“了2(方)”也是体标记“li”和语气词“o”的合音,如“十二点 lio ,好转 lio”(十二点了,好回去了)。^①其实,普通话的句末有体标记性质的助词“啦”也是“了2”与语气词“啊”融合的结果。根据我们调查,五华城关之外的五华岐岭,“了2(方)”是“lio”,也是体标记“哩”和语气词“o”的合音;五华棉洋的“了2(方)”读为“liɛu”,则是体标记“哩”和语气词“au/ɛu”的合音。这两地的例子如:

五华岐岭:

(42) 佢去做事 lio2。(他去做事了。)

(43) 差唔多过年 liɛu2 好转 liɛu2。(差不多要过年了,可以回去了。)

五华棉洋:

(44) 佢去做事 liɛu2。(他去做事了。)

(45) 差唔多过年 liɛu2 好转 liɛu2。(差不多要过年了,可以回去了。)

合音中的这个语气词,具有“了2”的某些功能,在五华旁边的龙川话里还保留着(读音为“lɔ0”(咯),应是“lau”弱化的结果)(兴宁、五华、龙川历史上属于惠州府管辖,方言一致性较强)。例如:

(46) 周围跟过咯(lɔ0)。(到处找遍了。)

(47) kɔi56 nɛi1 事做 tshiu2 咯(lɔ0)((事)做完了。)

(48) nɛi1 碗唔好打烂咯(lɔ0)。(你)别把我的碗打破了。)

(49) 我去咯(lɔ0)。(我去了。)^{[17](p299-301)}

需要说明的是,龙川话里有相当于“了2”的“噜”,例子如:

(50) 我食欵饭噜(lu0)。(我吃了饭了。)

(51) 收音机坏噜(lu0)。(收音机坏了。)^{[17](p300)}

而五华方言中的早期体标记“哩”,五华棉洋话中还有一点残存,例如:

(52) 落水 et7 ti0。(下雨了。)

(53) 去打球 et7 ti0。(去打球了。)

(54) 做事 et7 ti0。(去干活了。)

句末的“ti”,应是来自“哩”(声母t来自是前面的音节“et”中的“t”)。

我们再来看兴宁方言的“了2(方)”。饶秉才先生^[18]将之记为 liao2(实际读音是 liau2),庄初升先生认为是 liɛ2^②。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发音人在表示一般陈述时候说 liau2,但在强调或有情态语气的时候会说是 liɛ2。如:

(55) 佢食饱 liau2。(我吃饱了。)

(56) (话等) 佢食饱 liɛ2!(都说过了,我吃饱了!)

我们认为,其中的“liau”,是体标记“li2”与某个有“au”音的陈述语气词合音的结果,而其中的“liɛ2”,则是体标记“li2”与某个有“ɛ”音的强调语气词合音的结果。可见,兴宁方言的“了2(方)”也是句末体标记与语气词合音的结果,这与五华方言是一致的(只是五华方言在连读中有了弱化音“au0”)。

关于普通话“了”的性质,前人已论述过,并有不同的见解,石毓智认为“了1”和“了2”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语法变体”,表“实现过程”;^[19]刘勋宁认为“了1”表示动作行为、状态的“实现”;“了2”是“了1”跟表示申述的语气词“也”的融合。^{[20][21]}两位学者的差异主要是关于“了2”的论述不一样:前者认为是来自“了1”,后者认为是来自“了1+也”。

梅州客家话的实现体助词与普通话的实现体助词不同源,但其形成路径与普通话有相似之处,上面两种就普通话来说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表现,却在梅州客家话中同时存在:合一型的情况符合石毓智先生的论述,“了1(方)”“了2(方)”同形,是表“实现”的体标记“来”从句中向句末句法位置转移的结果,同

① 此例是严修鸿教授告知的,谨此致谢!

② 庄初升先生一行2015年6月来梅县调查方言。

时伴随着助词“来”语义的虚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语音弱化(例如梅县方言)。二分型的情况则与刘勋宁先生的论述一致:五华方言、兴宁方言的“哩”(“了1(方)”)是表实现的体标记,在向句末转移以后,“哩”和有“au”音的语气词合音为“嘹”(“了2(方)”),一起“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①。

附录:本文发音人情况如下:

梅县:第一作者本人。

平远:姚彩琼,生于1978年,平远仁居人,梅州电信公司员工。

蕉岭:王艳春,生于1966年,蕉岭蕉城人,家庭主妇。

大埔:李菲,生于1989年,大埔湖寮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博士生。

兴宁:1. 赖远怀,生于1955年,兴宁宁塘镇人,兴宁第三中学退休教师。

2. 陈苏方,生于1987年,兴宁黄槐镇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硕士生。

3. 曾慧媚,生于1996年,兴宁兴城人,嘉应学院2014级学生。

五华:1. 廖爱琼,生于1953年,五华岐岭人,五华县教育局退休干部。

2. 魏东兰,生于1977年,五华水寨人,个体户。

3. 张丽金,生于1996年,五华棉洋人,嘉应学院2014级学生。

丰顺:黄婷婷,生于1983年,嘉应学院文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 [1]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黄婷婷. 丰顺(三汤)客家方言助词研究[D].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2009.
- [5]张桃. 宁化客家方言语法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中文系,2004.
- [6]刘泽民. 瑞金方言的助词“去”“却”和“来”[J].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3).
- [7]黄小平. 江西宁都客家方言的“呃”[J]. 方言,2014(3).
- [8]温昌衍. 石城客家话中的“呃”[J]. 方言,2015(4).
- [9]刘汉银. 南康客家方言语法研究[D].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
- [10]曾毅平. 石城(龙岗)客家方言语法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1998.
- [11]李小华. 闽西永定客家方言虚词研究[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 [12]饶长溶. 长汀方言助词“嘹”和“咧”[J]. 语文研究,1996(2).
- [13]刘丹青. 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J]. 中国语文,2014(5).
- [14]蒋冀骋,吴福祥. 近代汉语纲要[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15]朱炳玉. 五华客家话研究[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 [16]项梦冰.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 [17]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 客家古邑方言[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 [18]饶秉才. 兴宁客家话语音[J]. 客家纵横,1994(增刊).
- [19]石毓智. 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J]. 中国社会科学,1992(6).
- [20]刘勋宁.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J]. 中国语文,1988(5).
- [21]刘勋宁.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J]. 世界汉语教学,1990(2).

(责任编辑:刘伏玲)

^① 文章引用两位学者的观点,并不是用来说明“了1(方)”与“了2(方)”语义或语法功能同一(文章已经明确分为两个词),而是用来说明普通话中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两种表现在梅州的客家话中却同时存在(当然就某一种方言例如梅县方言来说,只能符合其中一种表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有方言旁证,但到底哪一种符合普通话的真实实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